



黃郁雯

談惹塵埃的必然性與必要性 ——以道元修證一等的觀點（上）

一、從兩首偈談起……

神秀之偈——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

惠能之偈——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

提問：

樹、台、塵埃都是色相，何謂惹？主客體為何？

身心俱無是什麼意思？又，如何是無？

五祖為何留下神秀未得入門的偈語，自令門

人炷香禮敬？

二、意識的心——談如何惹塵埃

十八界——六塵、六根、六識。

六塵：色聲香味觸法（六根染著於六境而生六塵）。

六境：色聲香味觸法（六根攀緣的境界）。

六根：眼耳鼻舌身意（六門、六賊、六處）。

六識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即見、聞、嗅、嘗、覺、知。

（六根六塵互涉入，分別作用而生六識）

第七識：末那識，當下起的意念。

第八識：阿賴耶識，又稱藏識。



學術探討

三、意識的心——為什麼會惹塵埃？

(一)、人生苦海——苦的本質

苦是逼惱的意思，亦即逼切身心而致困惱不安。

眾生的五蘊是為五取蘊，意指從過去的取（煩惱）招感而來，故本質上已免不了痛苦，而現在又取於過去的妄想執著，妄上加妄，所以是苦上加苦。

世間眾生受苦，苦因、苦果無限延續，在於有「我」。

佛開示指出這是徹底的苦迫性，是苦聚的事實。

四聖諦：

苦諦——人世間的特性。

集諦——世間苦迫的原因。

滅諦——超越世間，消除一切苦迫的境地。

道諦——消除苦迫的方法。

五蘊：

色——變礙

受——領納

想——想像

行——造作

識——了別

色是物質的，是所認識的客體、所住的、受想行識是精神的，是能認識的主體、能住的。

八苦：

1. 所求不得苦
2. 怨憎聚會苦
3. 恩愛別離苦
4. 生苦
5. 老苦
6. 病苦
7. 死苦
8. 五蘊熾盛苦。

(二)、人生苦海——永恆馳求

十二因緣：從開始的糊塗到感覺生命的存在，劃分成十二層結構：



我們的心，在過去——現在——未來之間相因相續，因果循環，始終跳脫不出生死輪迴的窠臼。為什麼如此呢？因果的鎖鍊能解脫嗎？又，如何解脫呢？金剛經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三心俱不可得，我們的心要安住在那裡？

我們以「過去」為中心的認識及思考模式，束縛著我們不得自由。我們用「過去」來侷限當下的自己，用「過去」扼殺無窮盡的未來。「過去」建造了自我的牢籠，困惑住了我們、障蔽了



我們。如同胡塞爾所說，我們都是有「我」、有「過去」立場的去感知這個世界；所以，我們從沒有真正開放、真正如實經驗這個世界。因為，當意識決定了一切，生命被對象化，世界被客體化、對象化、物化，於是，「我」可以操控世界，至尊至大。然而，莊子曰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矣！」這有限、有窮盡的「我」，終究只有在苦、惑、業間顛沛流離。因此，因果鐵律，不是迷信，也不是束縛我們不得自由的鎖鍊；並非要不信因果，而是不昧因果，不落入因果二元、過去現在未來二元的對立困境。

我們最深的執著即在於有「我」、有「依」。世間的知見錯雜，如糾纏不清的「葛藤世界」，「我」攀附錯結而生種種念頭知見，而這個「我」亦由是而來。蘇子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道出了我們根本的迷思：水不能濕水、火不能燒火、劍不能斬劍；思想能見的主體也不能自見自認，好比鏡不能自照一般。所以，自本自根「不自信」的我們總是欠少了什麼，缺憾感、不安全感、不滿足感，逼迫、驅使著我們一直在追求，馳求永恆，也永恆馳求。

所以，我們若無法穿透立於虛幻不實之境的「葛藤世界」，無法破除既有的認識及思考的系統

模式與結構，我們就無法跳脫二元主客對立的局限，無法跳脫人生困境、解脫生死苦海。

四、真受苦還是假受苦？

受苦 *to suffer* 源自拉丁文，*sub* 表示在下方，*ferre* 表示承受，合起來的意思是「在什麼之下」、「在下方承受」、「完全在下方」的感覺，也可以說是從下方來支持某種東西的意思。而悲痛也是源自於拉丁文，本意是「壓下去」。

所以，我們必須瞭解真受苦和假受苦的差別。

假受苦是當我們覺得被壓迫的時候，彷彿苦難是來自外界，彷彿我們正在忍受某些讓自己受苦的東西。真受苦是在苦難之下，去承受它、體驗它。真受苦和假受苦的差別，在於面對人生是苦的事實當下，我們起了什麼樣的念頭。

我們受苦是因為生命不斷地在變化，而我們的心總想留住什麼、得到什麼或追求什麼。一切的苦，在對痛苦起了念頭時，我們才開始受苦。黃檗禪師「你們若是不能在忽然間閃現的意念中，拋棄概念想法，縱使再奮鬥個千萬年，也永遠實現不了它。」我們對生命都有一個僵硬的看法和態度，一切都是我們的心在作祟，我們把任何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變成一種觀念和意

見，並且把它當成真理而不知它就只是個意見時，我們就受苦了。十分之一吋的不同，造成了天堂與人間的差別。

慧朗禪師曾問師父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，為何慧朗卻無佛性？」，師曰「為汝不肯承擔。」除非我們承擔自己生活的苦難……不是反擊、抗拒、否認、武裝或對立，而是吸收它、體驗它，與苦難一體……否則我們無法明白自己的生命是什麼；我們能夠成就圓滿的、安全的、滿足的生命的唯一方式，就是對生命完全的開放，並且完全能夠被它所傷害。

所以，我們要懂得受苦。製造假受苦的心不停地活動著，我們要不斷地把心轉回到唯一確定的事實：當下。鈴木禪師「解脫不是去放棄世間的東西，而是能接受它們的離去。」每一瞬間，每個當下，我們要直接面對苦難，不去摒棄，只是包含；不去分判，只是經驗。當我們終於真正地願意安身於它、體驗它時，別人根本不用告訴我們，我們就會知道自己是什麼，而一切的一切又是什麼。褚威格：「發現自己的人，再也不會失去世上的任何東西；在自己心中握住人性的人，將會瞭解所有的人類。」

五、談道元的修證一等

道元的有時論「存有即時間，時間即存有」，把時間空間化。過去現在未來，猶如流動的河流，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亦不可得，因為，生命之河不斷不離、無此無彼、無有間隙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；點心點心，無點之點，當下即是。

朱熹云「問渠哪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

所以，蔡昌雄教授認為，我們要以「未來」為中心的認識及思考模式，向「未來」、向生命的無限可能性開放，找到生命的活水源頭，蓄積無盡的生命能量，還歸生命全然的自由，成為生命的自身，才得當下即是：always present, just now; 如此，我們才得活在當下，老實經驗當下。

西田幾多郎認為不是先有個體才有經驗，而是先有經驗，才有個體。

個體只是中介體，生命藉以彰顯生命自身的參照體。所以，唯有打破自我的觀念，向經驗開放，才能達到本來無礙自在。

如此，並非佛入我，而是我入佛——悉有即佛性。

並非我修證萬物，而是萬物修證我——修證

一等。

道元的「悉有即佛性」如是直指生命的核心本體：

佛性是非實體性的無佛性概念；佛性即無常。

悉有不是與無對立的概念；悉有只是悉有，無餘無欠，無所不包；悉有是真正絕對的悉有，無有中介。

無常即佛性；希有在永恆變動中不斷地顯現佛性。

生命的自身，是不依賴任何，是渾然天成，是「天衣無縫、無漏的。」外不取凡聖，內不住根本。「亦即，並沒有一個佛性、真我或永恆存在。臨濟禪師說此「實體」：「展則彌綸法界，收則絲髮不立，歷歷孤明，未曾欠少，眼不見，耳不聞，喚作什麼物？古人云：『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』」其實，我們原來什麼都不缺；其實，我們原本就一無所知。

道元的修證一等——如是直點生命的實踐核

心：

(一)、修證一體

修中有證，證無盡；證中有修，無始修。

概念上二分的，在經驗上能夠統一。

(二)、初證即是全證

初發心是佛道，成正覺也是佛道。初心辦道，即是本證全體。

把證當目標，把修當作趨近向這目標的手段，從而陷入一種惡無限，這樣的修本質上是虛妄的。因為，佛性並非修的目標，而是修的基礎。

(三)、無點之點

以無盡綿密的時間之河為橫軸，以修證體悟的實踐為縱軸，點出生命實踐的核心：放之彌滿六合，卷之退藏於密。

「給我一支點，然後我可以轉動全世界。」
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。」這個「點」、「中」分寸拿捏、權衡掌握，實難言說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然而，道元禪師點破了我們認識上的謬思對立，明白指出目標手段是不二的。純粹的修行「不為作佛意圖污染的修行」，本質即是證；即真正的本覺，是修行的基礎。若得如是觀、如是見，如實經驗、如實呈現，決心修證的一刻，即是佛性展現的一刻。修證當下，此刻不解脫，永世不得解脫。(續下期)